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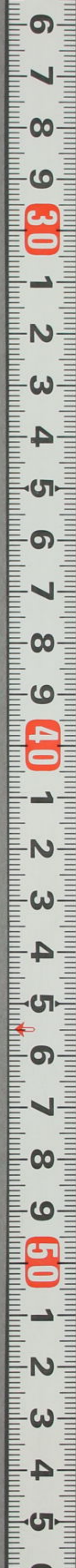


翻刻

左繡

廿五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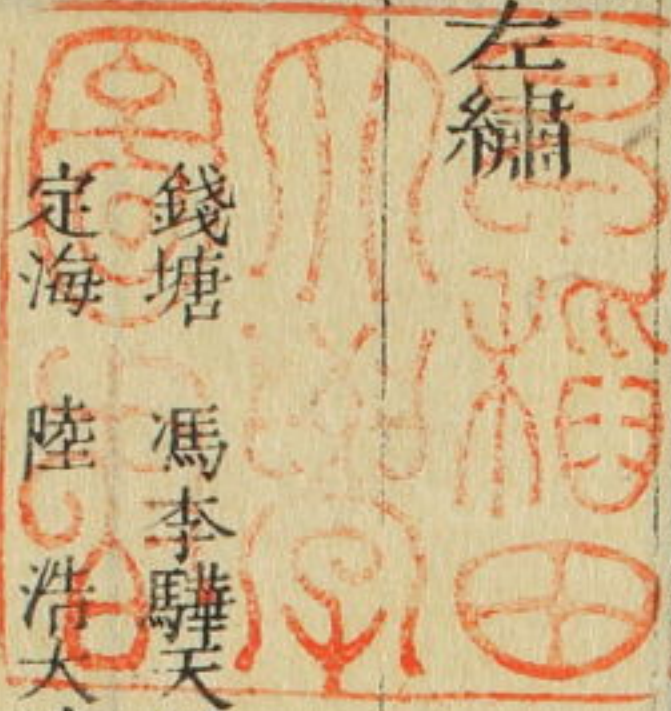
□ 12
3186
14



門口 12
號 3186
卷 14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許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強臯

男 馮張孫近廣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校輯

敬王元年

左編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六第二十五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婣如晉
壬午
謝取 鄉師 ○ 癸

丑叔鞅卒
無傳 ○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婣
稱行人 幾 ○

晉人圍郊
計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 ○ 夏六月蔡侯
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春秋左傳

卷五 昭公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東國卒于楚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悼侯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

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

父。不書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

滅。○獲陳夏齧。

大夫。滅生通曰獲。夏齧微舒玄孫。○齧五結反。林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

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之師滅二君而獲一臣。自入春秋未之有也。

○天王居于狄泉。

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林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敬王居于

狄泉謂之東王子朝人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正義狄泉至定元年城成周

乃遠之。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林此

尹文公圍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惟卒名之。非卒而名之者。貶也。是故救衛書子突奔名子瑕立名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王

師不書。癸卯郊鄩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丁未不以告。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開。子朝敗故。庚

戌還。晉師還。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徑

第十節子朝敗晉師還乃全文段落處。

前篇勝敗紛紛讀者亦為之心煩目眩矣。王使告開且得片時休息以事之節次為文之起伏亦天造地設也。

此篇傳首執叔孫婁事首段乃解經正文從武城取邾叙入為見執緣起寫來。

乃全與叔孫無涉。明叔孫之無罪而晉執使人之非也。以下出色寫叔孫不為威揚處困而亨。元作兩截讀。前分叙三項後連叙四項。事不允叔孫豹後又見此人。前三項乃見執正事故用重筆。後四項乃在晉餘事故用輕筆。重筆則詳妙于鋪排。輕筆則簡妙于攢簇。若一概拖長寫去局換而法亦板矣。請冠節乃上下轉換處用筆獨別。前三項三使字領頭。三乃字煞脚。然前一項不敢廢周制于叔孫之言。詳叙作提後兩項去。聚與兵而朝且而立期于叔孫之事。皆略點作對。萃馬前奇後偶于三平之中也。章法絕佳。內乃皆執之一節。係輕帶之筆。歸重館贊作一個頭緒。先歸却于舍昭伯于他邑亦都帶。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巨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溼。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蹙。其月居衛二反。又音厥。叔孫如晉。年。初。即行。此事乃在往年。傳道言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言使人也。嫌內外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談。曲直。叔孫曰。

叙之筆。不與正文並讀也。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七彌卒。謂韓宣子。彌。卒。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期謂會期。人于約會之際為期。品字為待字看。
期如字。亦只是立而待命也。無過夜之理。孫氏

後四項前兩項以請剋行貨為對。見其不輕與後兩項以將歸始至為對。又見

其不吝與人固有經有權。文亦有經有緯。真異樣出色寫法。
段段點叔孫看他段段變處。

儲同人曰。兩筆收攝。寫出狷介高潔。人性情筆止。朱批

此節傳尹氏立王子朝事。故前叙尹圍之誘。後叙尹辛連敗王師中叙伐尹戊尹特詳。

左編

主聽邾眾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諸侯皆得輒相執。
回。正義欲各聽其辭。恐其相教示也。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不假道。是邾亦合責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正義御謂進引叔孫詣于獄也。
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亦帶敘語。
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且至。且為期。請帶請剋自來。有此一於他邑。別囚。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

種取貨法。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解其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正義曰。狗有吠守者。叔孫所館者雖有主獵者。主獵者貴吠守者賤。叔孫所館者雖何可。無此君庶幾近之。
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晉在河南。自京入尹氏之邑。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
癸未。

左編

左編

左編

第十一節、單劉取邑。

第十二節、單劉敗還。

第十三節、單劉以王如劉而子朝入王城。

第十四節、連寫王師為尹辛所敗。于是子朝勢盛而王師又不得開矣。俞寧世曰：晉師納王子朝出奔，王已定矣。尹氏世執周政，黨于子朝而欲立之。故王復出而子朝復入。春秋譏世卿于此。驗矣。全文歸獄尹氏，提撥清楚而簡核，與前篇匹敵。

尹圉誘劉佗殺之。俞云：尹氏之主。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蚩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

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魯召莊公。庚

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樊齊即樊頃子。甲

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鄆

羅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又云：尹氏之族。鄆，尹氏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

地。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

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懼及其過止之教之。故曰何必以弑君成名。以懼為句者恐不終。

此語不是安頓。莒子正是籠絡烏存也。其妙可想。

高閔曰：庚與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朱批。

雞父之戰，出色寫一吳光先料敵。次分師次合戰，色色精神。

○莒子庚與虐而好劬，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無劍疾。視補正曰：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君。劍猶不利耶。

又將叛齊。年與齊盟。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君劍猶不利耶。

而無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

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上公之子。十四年

齊。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

之師，犇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子瑕

左氏叙戰大抵詳於謀則畧于事詳事則略謀此獨謀事俱詳謀作兩層前一層知彼後一層知己事亦作兩層前一層虛寫後一層實寫末又添出一件併前謀所未及而事乃益妙可謂出奇無窮者矣

●火滅為燿軍之所主重亡故其云云張本

論三國忽作對語瘦乃勝肥狂又勝癡語當本此

七國摠筭一句合後兩三國句有根

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燿子潛子兼二反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古有此言胡沈之君幼而狂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孫執升曰數語甲兵家彼已離合之勢瞭若指掌此先正謂其書莫奇于左氏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觀夫九節度之師潰于城下千古同慨

●違兵忌晦戰岳本足利本校勘張本校本宋版無參作違諸本作遣然據云義則作違為是

●魏水叔曰朱序破苻堅正是此榮此朱

●舍音釋

七國以楚為主看其兩寫三國敗三國奔結到楚師大奔下筆如天崩地塌奇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五昭公

六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敦陳整旅敦厚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遣兵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許蔡

絕。以滅獲別君臣。不祖字義。經亦于一倒。一順見書法也。于傳何疑焉。

第十五節子朝之党震。承上文。乃盛極而衰也。

●但言震。明是以震而死。不必為屋所壓。補注。雷擊為震。

東王西王。于此點出。余事有。晉自即為。晉問周故作引。乃全篇提撥線索處。其弘語與叔鞅語對看。前云子朝必不克。此云東王必大克。尤全篇照應極景處。朱批。

頓。楚師大書。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

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正義曰。君存稱滅。

則文在上。滅譚滅莒。是也。國存君歿。則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嫌陳例相涉。故重發之。正義楚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

所壓。而歿。其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劉釜也。先君謂釜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于

猛未及而卒。補正。以為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

文王武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王是也。

●人以震亦震。孫氏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東王必

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郢。鄭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

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諸樊。吳王僚之太子。

●補正曰。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為傳寫

之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遠越曰。再敗君

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亡君夫人。不可以莫

楚熊居。可謂賄了夫人。又折兵矣。絕。賄。賄音裴。與倫同。補償也。

之歟也。乃繼於蕞。蕞，楚地。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政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

○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

○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不獲也。林註：卑損之極，不得守其四竟。反混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禮，不僭不貪，不懼不耆。懼弱也，耆強也。懼乃亂，乃正。義不耆，不往侵鄰國。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也。不懼，不使人侵也。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也。不懼，不使人侵也。

此文只極論城郢之失，却作兩層寫上。層以卑在四竟一句為主，卑之不獲正與相應，能無亡乎。應起亡郢，已自透快。下又申說一遍，極其詳細，而未以士不數圻決進一層作收，見得即不能法古諸侯，其可無念爾耶。爾慎其四竟，首尾回環兩層一綫貫法絕佳。看來兩層各以古昔提頭中間都用排講，末以今字一轉，古法作收，頗似對局。吾未見古文之不以參差寓整齊為貴。

者天

梁伯三句本是上截，拖尾却作下截，提頭用筆活變可法。

八當作九 校本

爾雅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注：因人行步趨走之久而名之也。今走集之義，宜然。壘壁之形勢，當有此名目。楚見吳滅州來，漸逼於楚，故欲城郢以自固，不知無極在楚。伍員在吳，雖百郢其何益乎。尹戌之論，特按常理，獨其後功殺無極，乃為得策。惜其說差晚，終無補于入郢也。穆文原

排句大多得此一宕乃變動有致

●信隣親民無形之險也若必以形勝為固則佳哉秦城蕩蕩誠寇來不能上矣似此正言讜論洵守土之良規孫乾并漆城蕩蕩史滑稽傳優旃之言

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

其德以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二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

數折方千里為折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

入楚傳

經癸未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孫纘卒無傳孟僖子也纘

俱縛俱碧二反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

第十六節又將子朝一揚隨作一抑雖入于鄭無能為也漸引後文

●僅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為之趙氏此節與上天弃之對看天之所弃有人而無人周所以興無人而有人也

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釐本又作繫力之反又音來林平公卒子悼公成立○冬吳

滅巢楚邑也書滅用大師○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

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嚳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

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慶謀也言唯同心同

德則能謀義子朝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不能於我無害

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尚書孔註夷人謂平人余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此周所以興也君

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緱氏西南有鄆聚言子朝

稍強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蹇待

于門內蹇戶定反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

故謀殺之欬苦代反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洗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

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娒

至自晉尊晉也貶娒族所以尊晉娒行人故不言罪已

色色精到臨了又出一奇寫昭子之歸與平子榮辱迥別文亦收結得有局面若將殺狗葺墻等事附錄于後則不見氣勢矣故知作文類叙先後之間以剪裁為第一義也

第十七節晉問周故而不納子朝之使東西之盛衰決矣此節又後文一大開目一大提掇也介眾踞上無患無人

連日寫來故玉不振極矣得此一醒氣勢頓轉文亦有振拔之奇其振拔乃在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何

●王樵曰案梓慎叔孫皆妄測天道日食之不戒遠矣非為小旱也日過分而

陰陽之精也以精之風衰相為動融水旱之故不相及也朱批

克必甚甚解不克而反旱之故將積聚又是解不克必甚之故確有至理豈是越口翻弄得來

第十八節子朝又張蓋亦未肯遽亡也為不憂王室起本

三精

三精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

誰曲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乾祭主城北門介大也乾音干祭

側界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眾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日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

乃將積聚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然不動

不克莫絕句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

第十九節晉鄭同憂王室大為東王仲
省結處為後文作引一路聯絡到底矣

引諺以憂引詩以恥似對非對筆法圓
活之至其圓活全在多用開合無一
筆直然句獨有合無開蓋與詩自為
賓主又駭與若王室何自為呼應也妙
絕

●犬神一言之功重於三軍陳氏
其言婉而切子產有詞諸侯賴之子
犬叔有詞王室且賴之矣孫執升

讀此等猶可想見當時霸國然有可取
處

伯如晉子犬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虜不

恤其緯虜寡婦也織者常苦
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
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鉞之聲

矣惟魯之恥詩小雅魯大器鉞小器常稟於魯者而
所受聲蓋則魯為無餘故恥之正義
與大

瓶喻周魯喻晉詩註鉞小而盡魯與大王室之不寧晉之

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
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

以明年個明年為明年會
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
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璉于河濟河
求福甲

戌津人得諸河上理自
出水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
王大夫

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

定而獻之不佞
獻王與之東幣喜得玉故與之邑鞏
縣西南皆城是也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略行也行吳
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名
也

梓慎又長三重學識矣

第二十節大為敬王生色上節是人心
此節是天意

●陰不佞敬王大夫豈有賣成周之寶
璉之陋哉將賣之則為石六字且在河
上下後人錯置無疑矣

前後議論都以而字為句法中間敘事
亦用一而字以實之隨字成矩從心不
踰者也

趙鵬飛曰。吳將伐楚。故先翦其與國。滅邗。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為國有人乎。吳批

●劉敞曰。杜氏曰。巢楚邑。非也。晉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宋吳。非楚邑也。朱批

●王孫曰。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為附庸。朱批

首尾兩亡字相對。前只說亡邑。後直云亡郢。蓋前代本文。後并引後文也。于文字為挾進一層法。通體是兩對格。

●尹咸論勞逸勝敗的的不爽。可想臥畧。穆文熙

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

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曲。行音岸。越公子倉歸王乘舟。遺

舍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圍陽。楚地。

●正義。倉與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

四年吳入郢傳。

〔經〕甲申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

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黃父。林傳言謀王室也。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蒍周故

期以明年而後為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鞅。不書。書克鞅。是

討子朝也。○有鸛鶴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鸛其俱反。本又作

鵠。公羊傳作鸛。音權。鵠音欲。考工記云。鸛鶴不踰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

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又重上事。公羊傳又雩。非雩。聚以逐季氏也。九月已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尊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

此篇是三平通說格。又通對橫擔格。首段無禮必亡。次段喪心不久。末段失民動必憂。三事相類。各為後文起本。是三平也。首段昭子訊右師中設樂邪訊昭

直前故次于竟。○林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禮。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也。

之往至。○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斂而書野井。○者公在外非無

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

里宋地未同。○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林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取鄆以居公也。○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

心居。○語甲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樂大心。○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正義燕禮云。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今使昭子坐。○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是改禮坐也。○語相泣也。

樂和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對。○右師見之。○語句與下語句相泣也。

子未段并發及魯君。是通說也。至于賤其身而後能及人。失氏矣。馬得逞其志。前後又通。通相對中間哀樂是貼本節。樂哀便是指首尾兩種人。一以賤其身為可樂。而好賤其宗。一以逞其志為可樂。而將逐季氏。必亡必憂。皆喪心之故也。揔不能久耳。此又以中間開合兩頭。揔之理既融。合。又圓密。橫豎說來。頭頭是道耳。

文本傳以孫結聘宋事。自以中段為主。首段開文作引末段事。固旁及文亦帶叙。平看則失之矣。賦新宮。跟上聘宋賦車轄。起下逆之三節一綫。何疑。

昭子能知右師之必亡。而不知右生之相法。所以來樂祁之凱。鍾伯敬

汪克章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齊。嬰齊之如晉。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送其妻也。今意如違公室之正卿。為已送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送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吏。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步。朱批

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爽明也。季

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

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

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魯將逐

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

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

四公矣。宣成。義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

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

公孫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諸亂謀定之。

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

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

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

此篇以主包安。首尾是會。昂正文。中間却是附載。所謂某甲文字。不能割愛。須寄見於某乙傳中者也。其鋪排與行父事君篇同一筆意。但彼以典故勝。此以理致勝。故自別耳。
●因于犬牀之言。始徵會諸侯。期以明。年納王。是全不以君父為念也。陳氏

五行末段應生其六氣。中段應則天因也。既整齊又變化也。

俞寧世曰。則天地之經一句。揆說以下。有天地之體。有天地之用。有天地之別。有天地之交。無所不談。

高開曰。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朱批。

畜許又切。

注。狄華而不及虫。疑有逸文。愚謂先儒皆以火虫為雉。而九章有宗彘。此必逸之。故以宗彘足其九。陸氏。

利之。民之行也。行者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

雨晦。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

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味

黑發見也。聲色過則傷性。正義。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則有此病。是

故為禮以奉之。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

牲。麋鹿麀。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

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

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

趙鵬飛曰。王室之亂。四戰諸侯無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今以太州

一言。晉赧然內慚。趙鞅合九國之大夫。於時政類出大夫。徒畏天下之清說。為是會。以示勤王之意。何補於王哉。朱批。

文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為夫婦外內以

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

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象星之共辰。極

相謂曰亞。補正言其親疏。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倫序。比象于天文之行列也。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方。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

徐揚貢曰。春秋時論禮。每有此種議論。似習氣。然天地間不可少此。且筆勁句重。真有雷霆鐘鼓之聲。朱批

只好惡喜怒哀樂六字。折寫兩遍。第一遍倒從哀樂喜怒說到好惡。却是從喜怒卸出好惡。第二遍順從好惡卸出哀樂。却又略去喜怒變化不測。

從生其六氣。繳到則天因地而不失字。性字并收合用。其五行用筆屬密。

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

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

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曲直以弼其性。正義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

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

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

土以來。踐土在舊。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

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

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爨而還。右師樂大心。士伯

曲直赴禮四字。理精而筆簡。與少許勝多多許。

趙鞅專國。蒞君。悖禮極矣。豈能守此。然聞言而深當乎心。其智亦足稱矣。峯

末段收應起處。若節去中段。以此徑接明年將納王。亦自一首極緊湊文字。

王或庵曰。此傳章法甚奇。謀王室正傳也。主也。論禮旁筆也。賓也。但以天叔論禮甚詳。而一言不可略。謀王室不過數

語而無事之可詳于是遂用倒賓作主之法以論禮為中權謀王室禮之大者也借為前茅不恤王室無禮之大者也借為後勁倒之顛之而乾坤由我轉造化自我移矣襄昭以後如此文字甚少直以點經解經語起法又變

只鸚鵡二字凡寫六遍以分點起以重點結中平列三段以一飛一行陪集字由近而遠由暗而明事奇而文特妙也凡五易韻

絕工附殆似斷鍊成者不類風語或左公有潤色孫氏朱批

唐錫周曰純是一片天真爛熳開口鸚鵡之鴉之四字非後人杜撰得出

先結童謡後應起筆順逆字字有法

此篇叙昭公出奔不復事分兩半讀在如墓謀遂行截以上叙出奔之故以下叙出而不復之故起從三忽叙入為公逐季氏作引而作難者公若助之者卽孫臧孫成之者公為公果也被伐者平子而救之者孟孫及叔孫之司馬也誤聽公若公為之謀于前不許登臺之請于繼又不忍諸臣之負罪于終而公于是乎出此上截之節次也喜齊以于社寓公聽從者以無通內外圍公昭子將安衆納公則公徒伏道左師將乘馬歸公則公徒執之而公于是乎不復此下

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

世童謡有之師已魯大夫已音紀一音祀曰鸚鵡之鴉之公出辱之

言鸚鵡來則鸚鵡之羽林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

公出辱也暗鸚鵡之羽暗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

也鸚鵡跌跌公在乾侯暗跌跌跳行貌微褻與孺

褻褻苦故反鸚鵡之巢遠哉遙遙謂父喪勞宋父以驕昭公生

還童謡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將及
秋書再雩早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

公鳥次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

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及季似與養人檀通

季妙公鳥妻鮑文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遘之

妻秦遘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公甫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秦姬

女續

截之節次也。要之公出而不復其失。摠在不聽子家故。上下叙子家特詳。茅鹿門意同。

上截又分兩層。六節前一層平叙三怨。後一層分預三人一節叙公若告公。逐季二節叙御孫必殺季氏三節叙臧孫如墓謀行而公若則用作提頭。臧則用作煞脚。段落明整又各變也。

服虔曰。金距以金距距。高誘曰。覽注云。以利鐵作銀距。查其距上。查即陷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於於距。朱批。

●吳仁傑曰。淮南卷云。禘于襄廡。舞者二人。案傳氏言。四人為列。尚不成樂。况二人乎。人當作八。值文誤也。惠補注朱批。

●射則公臣不能具三耦。萬則舞者二人。傷哉微也。陳氏。

春秋左傳

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

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

也將為之。請平子使暨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

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

迎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

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郈音后。季氏介其雞。搆芥

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鄭眾云。介甲也。高誘呂氏春秋註。作小鏡著雞頭。按照下金距。高說

是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且讓之。讓責也。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弟會。猶臧為子。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

怒拘臧氏老。林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

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正義蓋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樂人

少季先取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

襄公別立廟。補正。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閏二年禘于莊公。趙世云。不及于

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若謂別立廟。則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此立二宮。向緣不書。

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

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賁音奔。焚二音。

三精

春秋左傳

卷三昭公

其

侍本亦作寺。凡校勘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効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

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

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祖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

以難言難告言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

懿伯曰讓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

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

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三節又以公若節為綱于公果自言下串入臧孫邠孫又即借邠孫引出子家懿伯為一篇提按變繁線索用筆錯綜而法極細密

公若以後不復再見蓋引出子家便從此卸去矣筆妙可想

李廉曰子家必公非又而公之此層特為叙出 朱批

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叔孫昭子如闕

公居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

出益縣南至下邳入泗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

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隱約為之徒者眾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愚

惡也日冥姦人將起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

家火定傳 卷五昭公

憑空挿昭子如闕一筆前後無着讀至末段平子一番往復乃知伏筆之妙如國手布子在數十著之先也 又冷著此句見昭子若在家必無驥戾之謙矣此暗伏法

連寫三弗許與前三使言三以告相配亦各成片段處

前論季氏之不可去此論季氏之必當許都數出借多原故來最詳明痛切彼昏不知奈之何哉

彼昏不知豈醉日富小雅小宛局

邱孫必殺語乃公弗許弗聽之所以然也。用倒叙之筆恰與逆孟孫事接連一而束上一面通下結構緊湊有法。逆孟孫下却又不叙孟孫偏來叙叔孫一。邊而以見旌以告暗渡明接併作一甲不另起頭緒九叙事不紛不渙不偏枯處也。遂逐之遂伐公徒又一事而分見互見之法。已握勝算。忽出叔孫滿盤皆錯。陳氏水棚同音。必入。踞不必入。叔孫氏孟氏皆身季氏声势足倚者。故來救之。孫氏。

將。溇。積。溇。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九。益。或。云。積。九。是。箭。箭。其。益。可。以。取。飲。冰。與。棚。通。踞。與。倨。通。遂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

子家此策尤善之善者也。前兩節議論是經此一節轉變是權。家鉉翁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訊公有以自取也。朱批。

李廉曰。經吞音者。皆所以罪齊音。忘大義而崇微禮也。朱批。

晉之六卿。即齊之三家。即使公適晉。孰能代公討季氏哉。則開侯。

因上下叙事太密。故挿入解經以疎其

三編

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補。正。曰。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邵。氏。曰。齊。侯。言。為。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于。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于。野。井。此。

季火三專

昭公

平

氣長文間架在此
前後如許憤憤中間忽著兩禮字作贊
此女叔齊所謂習儀以亟者也君以此
始亦必以終矣

●時季已專有魯國。魯公在位。奈何所
不得志。而必欲逐君之名。故以之失
國。以之自貶。威也不奪其權于平日。而
欲拔其根于一日。其可倖哉。陳氏

上截三節下截亦分三節都出色寫
子家非寫子家。總是寫昭公之闇也。如
未伐而沮公難圖則退之既入而勸公
許亡則弗聽事去而偽出君止則又不
忍既出奔矣。破于社之感而舍齊適晉
則終弗從。但信從者無通內外之盟。
任公徒之將殺昭子而執左師也。而於
是惡我者。其志好我者。所死而事終不

寡人之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
往至野井。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
二萬五千家。欲以給

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
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

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
再。正義謂得齊。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見
千社復得魯國。

可為矣。而子家子固依然在其左右也。
吾以徐觀其後已。

●子家以孤忠無援。人情所難。陳氏
此兩節又是極明透之言。與前兩番議
論相配。乃行文照應句。稱處也。

末節重寫昭子似昭子為主矣。中間特
著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一筆。更命
頭緒。歸併為一。最敘事線索。要訣。左師
亦趣便帶敘。特與昭子作陪。以兩賓包
一主。絕妙剪裁。又恰作不了之局。進入
下文。左氏于長篇段落處。都用若斷若

連之筆。蓋貌離而神自合耳。
平子兩番語頭。諸家皆以為詐。愚謂此
正見平子良心。初未盡泯。而公之無端
而去之者。自詭伊戚也。否則昭子子家
皆屬夢夢于昭公何尤焉。

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
無。信明也。處者有。三。四。據此。言直不辭公。
罪從者無罪。繼。繼。從公無通外內。繼。繼。不辭公。
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

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
君。謂者

逐君皆。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為負罪出奔。二
有罪也。不必繼。繼。從公。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昭君於難。罪孰大焉。通
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

盟。何必。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連敘數事都用急促之筆不唯前路事長氣慢結處須緊拍作收局亦事勢到此無復從容氣象所謂文與事稱者唐錫周曰季姬是怪物屈賦是廢物昭公是俗物公徒皆厭物四物以類相聚即得不弄出事來

俞寧世曰獻弓之謀本不必從勸從者公徒也登臺之請本不必殺勸殺者公徒也如墓之行本不必奔勸奔者公徒也始則釋甲執冰以懷君繼則伏兵執展以制君蓋其討季氏也以懷怨其劫昭公也以懼禍皆為身耳非為君也其時在外之忠獨一子家蠶在內之忠獨一叔孫昭子子家蠶凡七段議論明決周到公既不從昭子始以如闕不能救禍于始繼以所死不能解禍于終昭公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

納公昭子請歸安眾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伏兵安眾納公則獨公得歸

從公伐季者皆不得入也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秩兵平

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多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

宗祈歿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歿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共公車騎而歸此騎馬之漸古者

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涉洛水也

東訾敬王邑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犬子欒即

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平公元公父且召六卿公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為二三子寡人

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

又優柔又躁率以不不忍而亂大謀由是季氏拒于內公徒曳于外而往歌來哭之勢成矣提出子家蠶作事又以叔孫昭子作閼紐然後細叙諸人情狀則當日事勢頭緒了然所謂法生于識也

第廿二節子朝漸無能為矣起句于上事亦作若斷若連之筆左氏于此等處大都分而為一實可合而為一也

註云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詳此見味公之死原有定命而非真以納公之故也皆倒註法

●榻。即以扁木附於幹者為名。

以藉幹者。

榻。棺中容柩也。幹。骸骨也。榻蒲田反。榻步口反。又音附。

請無及先

君。欲自貶損。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

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

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

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

言君命必不行。祇。適也。

宋公

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郟。

郟。人自服不成圍。欲取以居公。不書圍。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偃句。

偃句。龜所出地名。○偃。力

●值見經。昏取不言圍。他倣此。陳氏

此段特為前逐平子篇為。節作註。蓋左氏亦自為後傳以終事也。

●為信。身為信。承上省字。

●御。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

居之。故春秋。晉以訊之。胡。僕。乃謂已絕於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非經肯也。

朱批。

寫僭盡。

●賈正。如周禮之賈師也。孔氏

主力具二反。句。居。具。反。

以上為信與僭。僭。吉。

僭。不。信也。

臧氏老將如

晉。問。

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

代家老行。

昭伯問家故。盡對。及

丙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

丙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

再三問不

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對。又不對。

至次于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郟。郟。鮒。假使為賈正焉。

郟。在東平。無。鹽。

縣。東南。鮒。假。郟。邑。大夫。賈。正。掌。賈。物。使。有。常。價。若。市。吏。鮒。音。房。

計于季氏。送。計。簿。于。季。氏。

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

桐。汝。里。名。楯。食。準。反。又。音。允。

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

此事之自為首尾呼應者

城曰城郭曰郭皆以實字為虛字用也

以兵入吾門拘滅氏老季滅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

子立滅會立以為會曰僕句不余欺也傳言下筮之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于州屈

反茄音加城上皇遷訾人焉移訾人使熊相謀郭巢季然

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子大叔

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

王弗能久矣為明年楚

經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郚○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齊

公○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

音專又市轉徒九二反林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

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

六年齊徐莒邾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鄆徐嘗盟

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命者矣于是書以

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無公至自會居于郚無九月

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無○冬十月天

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葬後經在前者子朝

●併併上圖各取併紀其實。趙氏

此篇傳公圍成事却連有齊居鄆說入已立三篇之案蓋于齊無親又于魯不

無定諱焉爾于成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伯
周猶未得王都也尹召族非一人故言氏書韓在
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諸侯。林尹氏獨欲立子朝耳
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以二卿序尹氏之
下則從之者而已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

者為公處鄆起

○墓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

合則圍成徒為畫餅適以堅其幣錦之謀耳。以首段子猶受賂止納為主蓋齊既受賂則成自受師不害而炊鼻之戰一叱一罵足可了事看開手特提命無受魯貨一筆意可知已

前半議論語語精神後半敘事却語語疎懶分明為魯君無成寫出一種頹廢弛光景來合讀者亦為之索然無味是相題行文入神之筆

通篇凡寫許多人魯則申豐女賈公孫朝野洩冉豎矚鳴但知有平子不知有公齊則高齋淵提囊帶陳武子亦但知有子猶不知有公之無成固蚤為平子子猶兩邊算定也子家子亦只好袖手而聽其顛倒已矣其奈之何

●布泉也。先鄭

氏家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縛一如瑱

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縛直轉反瑱也殿反。適齊師謂子猶之人

高齋。齋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

能為我行貨于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高齋以錦

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

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子猶愛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

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異猶。宋元公為魯

儲同人曰。但止齊侯自行。不登齊師。伐魯所以易售。朱批

●曲棘。宋地。十年。僅及棘焉。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于曲棘。誤加耳。邱

君如晉。交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曲折。搖。操。却。純。是。滯。錦。諷。語。也。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

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上。知。可。若。可。師。有。伐。否。

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此。君。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

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

也。敝壤。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許。齊。師。言。欲。

齊因魯意。故聽之耳。當固侮弄。稠交。夢。猶以為信。

降使來。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

以厭眾。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魯。梁。父。縣。西。北。入。汶。厭。於。冉。於。葉。二。反。

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季。氏。師。非。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

射之中楯瓦。瓦。楯。夫。魯。大。夫。射。之。中。楯。瓦。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射。其。馬。斬。鞅。殪。

矢斲也。胸。其。俱。反。一。作。胸。殪。也。但。知。三。家。不。知。有。公。也。改駕人以爲驪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驪。戾。子。叔。孫。氏。司。馬。

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

●戰不各為魯。薛臣拒君也。故齊師圍成。特登公。以見義。趙。氏。

齊因魯意。故聽之耳。當固侮弄。稠交。夢。猶以為信。

或叱或罵。此來直是鬪口要嬉耳。

上兩段從齊說入。下兩段從魯說入。齊淵捷不欲怒魯。魯再豎不敢亢齊。彼此唯恐相傷。皆貨之力也。而魯君乃無成矣。取耳斷足。皆勉強聳入耳目。顏鳴三呼。魯昭直林雍之不知也。可哀哉。徐揚貢曰。史漢紀戰。寫形寫勢。而左氏寫情。故雖短句。瑣字。自然生動。朱批。

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

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洩。曰軍無私怒。報聲子。此昌實反。

乃私也將。凡子。欲以公戰禦之。不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

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再豎季氏臣。失

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誓鬢眉甚口。

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鬢之恐反。黑也。說文。稠也。甚註甚有口辨是。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豎亦黠。頭會意。偽言不敢違季

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

● 制。斷也。研也。

● 視下。句。顧者。記御者言時既視苑子。又視林雍之足也。沈小雅。

● 整。覺同音。故說文云。鏡若覺。非整即覺也。俗本杜注。覺譌作整。謂句吞誤合為一。不知音通義別也。心字通。

第廿三節。于朝。劉子互有勝敗。連寫劉人。乃是出色寫劉子也。

● 前年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壘。從東

不肯盡力。託此收科也。

其右見獲。苑子之御

曰。視下顧。復欲復苑子擊其足。苑子制林雍。斫其足。鑿而乘於

他車以歸。鑿。一足行。制。芳弗父勿二反。鑿。遣收反。字林。丘貞反。說文。又云。鑿。金為聲。顏

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

于尸氏。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

○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第廿四節敬王極敗然後接落晉師納

王蓋否極泰來矣此兩節以單子劉子對領與起過遙相應章法首尾一綫

●平王取秦女在十九年

提句緊破王順國治四字下用兩層變頂天下句又抉進一層說尤妙在今尹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愆而出正義自劉而出庚午次于

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

亭氏丁丑王次于蕞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

滑蕞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蕞音九一作蕞古亂反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音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

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

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子西前後兩意都用順承中間亂國而惡君王獨用倒接最警而變也

語語斬截怒容可掬如聞其聲得力在賂吾天下句振拔有神孫朱批

俞寧世曰同一讓國械札以和斃于西以嚴厲蓋令尹欲市德而專政故言下

句句斬截彭乘君同朱批叙子西讓國之言一頓天王爭位之

感否自然呈露起句正名為一篇之綱第二筆便寫晉

師又為結處遠晉之大伏案次又點次奉周典籍為子朝一番文辭張本無一

字落空●備見尹氏毛伯名趙氏召伯與也杜

言皆稱召氏非陳氏第廿五節子朝奔楚劉單同盟敬王入

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唐云此接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

援不可漬也外援秦也漬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備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備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各賂吾以

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在郊郊辛朝邑遂

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鞏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

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王子朝及召氏之

成周晉成周而還其事已畢無端于子朝生出一篇強辭奪理之文滔滔莽莽幾不可遏而未以馮父語輕輕斷結收拾全文蓋合前二十餘節其作一掉尾使讀者有大海迴風生紫瀾之嘆也或謂何不就敬王發揮一首典語文字則左氏亦就其事之所有而刪潤成章未嘗憑空添設且以見文字隨人所造拈一話頭無處不有文字所以教人自為也何必擇冠冕題目而後足以行吾筆也哉

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犇楚尹召二族皆犇故稱氏重見尹陰忌犇宮以叛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圍澤次于隄國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音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正義曰服虔王肅並作文武克殷故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

舅只用一帶末又單結伯仲叔季蓋以為此吾家家事者然此立言之旨也但通體詳于求諸侯重于責單劉與晉至已之當位却又寥寥數言亦見其理之短而詞之窳矣

●金人瑞曰提出先王封建本意按領全局振救二字是章旨也 朱批

●共國伯爵和名 師古

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于彘忍王之振救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虐是如字補正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按漢書古今人表汲冢紀年皆作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莊子稱共伯得乎其首蓋一人也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之亂宜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

●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為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補正
●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毅。諡其兄邵陵王綸。為攝王。取此名。而又不同。

通篇作兩截讀。上截兩則是兄弟。與若一二兄弟為呼應。是前。後。高。法。下。截。伯仲叔季。應上三個兄弟。又是前。明。後。暗。法。中間束上。落。下。又用牽上。搭。下。之。筆。章。法。極。整。又。極。變。也。

用愆厥位。

幽王且王子若。順也。愆失也。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

王嗣用遷郊郛。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白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臼。王幸褒姒。

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郊郛。汲冢紀年。幽王既歿。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後為晉文侯所殺。與本註異。正義按此猶厲王流彘。詩稱汾王。或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

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

襄辟難。越去王都。

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

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施以豉反。則有晉鄭咸黜不

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以綏定王。

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

侯不圖。而受其亂。災。問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

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

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

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

叙十二王。用五。至于作傳。中間詳畧。伸縮。有。多。少。手。法。在。前。半。直。是。世。家。年表。後。則。飛。書。馳。檄。之。祖。茅。鹿。門。朱。批。

不弔之人猶言不弔昊天之人。世所謂無賴人不逞人之類也。無賴見于孟子。不檢謂之不逞。則又可推知。
●規求計也。品字雙。
●貫說為損。損古患切。棄擲也。抗俗擲物於地曰擲。品字雙。
杜說為慣。

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弔如字。舊丁歷反。正義。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正義。規古本皆作。玩玩註云。入晉罪。慢棄刑法。倍好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穀。救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

文凡有兩先王之命。前指晉屏而言。後指立長而言。子朝只一庶長之見。橫據胸中耳。却不知景既立。猛沒而句其母弟也。朝烏得而爭之哉。港右文。朱批。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溪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幼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正義曰。三公六卿。毋得私附土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鄭皆以公卿繼嗣為說。誤。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在十。兩圖之。亦與前救之文調。王傷獨晉也。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傅終王室亂。

正字通誦。即惰之為。惰。偷也。過也。疑也。字誦說字異。後傳作惰者。又即同。馮氏以為此者。不替也。且其不好誦承誦字說。則作誦以角。而後通。杜意不同。論衡變虛帶引作不關。陳樹華

本只雖禳無益之意。妙于華上洗發出一種道理。理精而語新。妙處只是切耳。晏子不言如何失政。如何脩身。而云天道不誦不貳。欲景公之自思也。漢東方朔之對武帝。其詼諧多類此。方報之

引詩分証上二意。却一華明結華字。二華暗結禳字。整而變也。唐荆川 朱批

此篇前論禳誓在德。後論已陳在禮。本各開說。然吾以為在德。即承上截。兩德字。串落民字。國字。處處雙行。到底蓋兩截。一串者。看他上截。分四層。先就天道。泛論。次就彗星。切論。次將有德無德。反復對說。下截。亦有四層。先嘆此室。歸于陳氏。次勸唯禮。可以已之。次將為國為民。逐節。通說。雖詳畧不同。其間架未始不相配也。

連詩來作低回詠嘆。輕傳有逸致。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

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誦。誦。疑也。○誦本又作惰。他刀反

不誦不好誦也。承誣字說。註作疑。解觀後年傳。子家語。自是惰字之訛。不貳其命。若之

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事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事。惟也。

回。達也。言文王德不違天。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於誓。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士。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金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故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故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善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善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以一美哉。領三善哉。而後兩善哉。又承前一善哉。分出以遞爲對。又一頭兩脚也。

前兩段語語切至。後兩段語語實緩。蓋因景公自畫不能空空稱善。說而不繹。顯然矣。亦所謂相題行文者。重提君字。亦與前段君字相應。

王源曰。景公於曰循軌樂中。時有高。明之見。晏子忠君愛國。却少剛毅之風。蓋美室忽嘆。原非凡庸。在德一言。更爲明睿。乃晏子不爲迎机凶策。第就礼爲泛論。嬰既泛論。公亦泛贊。嬰復泛答。遂但以三善哉了却。景公一世而齊國終矣。朱批

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慢。

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克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

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

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終

昭公

昭公

重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惲吳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九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敬王五年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昭公七第二十六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經 丙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僚 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 乘閒而動稱國以弑罪在僚

林僚弑公子 楚殺其大夫卻宛 無極楚之讒人 死所明知而信

春秋左傳

昭公



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究。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

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林外大夫自為會。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悼公卒弟聲公野立。邾快來犇。無傳快邾命鄉也故書。

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在外邑。故書地。將死而倍已伏殺機。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三子皆王僚母弟潛楚。橫插此筆。使延州來季

前云魯地猶係之魯此云在外直外公矣。
●高開曰。昏至昏居我君故也。朱批

此篇叙吳光弑王僚事中幅奇妙乃文之正面起段為中段作引反將末段倒插于前尾句本為楚師作結却緊與起句反照作對尤精妙獨出之文

俞寧世曰。弑君無道也。吳僚羅氏黷戰乘人之危外失爪牙內空心膂以殺其身因喪而伐聞亂而還吳楚曲直儼如鐵案而僚之罪不容逭矣。

●優復其身除其徭役。孔氏
今之律令秩名放罪後者為復除。賈逵

●光言王嗣者。已是世適之長孫也。趙氏

子聘于上國。為末段伏。伏與叙昭子如。開法同。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

侯。觀疆。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楚官。左司

馬沈尹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

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

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疆故吳。吳公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是獨居深念語。欲因其師徒在外。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

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事

方望溪曰。季子在國。狹知顧忌。乃身掩餘輩。並出曰。季子至。不吾廢。胸中凜凜。畢竟有季子在。未批。

連寫七句。都是極形其嚴密。為專諸出色也。妙筆。羞者。執羞者。凡寫兩遍。其難其險。使讀者亦為之擔憂。而下文成功分外駭疾也。妙在預先摹寫詳細。則臨時實劍。便得徑疾。否則拖沓。忙亂矣。此敘事全在伏筆。有法善作地。步則寬然有餘。荆軻傳却不預伏。偏于臨事細寫。叠連轉出。別有分外駭疾之妙。此是史公雄才獨見。奇妙然畢竟是費力事。簡便固須讓前輩人。

傳以闔廬為主。言外却注意季札不討。吳光自是季子。智有餘而勇不足。處首尾伏。應不必言。看中間敘逆謀。特點。雖至不廢一筆。是亦作者之陽秋也已。

兩筆一結。一結楚。收拾簡淨。

左傳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聘還 鮒設諸曰。王可弑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按史記。母子皆指王。

僚說言其無奈。我何與下。言我身。猶爾身。夏文爾身。語不接。不必從。

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使甲坐堀。苦忽反。

於道及其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以上。是門外事。羞。進食也。獻體解衣。鉞。普皮反。執羞者坐。

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鉞者夾承之。承執。及體以相授也。鉞。

進羞者體以光。偽足疾入于堀室。兩層。都以光提頭。恐難作王黨。殺已素辟之。鮒設所食授王。

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此。鮒。辭。敗。服。所。不料也。全魚。抽劍刺王。鉞交於胸。諸。鮒。

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應。季子至曰。苟。鮒。諸子為卿。

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

不能討光。復命。復位而待。復本位。吳公。故云爾。復命。哭墓。於僚墓。復位而待。待光命。

子掩餘。犇徐公子燭庸。犇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

還。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

春秋左傳

卷七 昭八

三

起手一行將一篇之線提清。以下一分應前半詳寫無極用。後半重寫令尹信讒末段。則用讒者行以自斃而信讒者且還而自病也。是一首極有摹畫文字。譖殺卻宛。自以無極為主。而將師佐之。其寫令尹信讒處。正為下文殺無極起本末。以令尹病之作結。此不是寫令尹。忽然良心發見。正是寫無極惡貫滿盈也。須知費鄒雙起雙結。中間前半寫無極。後半寫將師。各以詳畧見輕重。令尹則處處申出史記寫田實之際。全學此段筆意。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鄒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鄒於晚反。又烏戶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卻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求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司馬法。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正義曰。此

宛正文故傳特詳之。

三段極寫無極兩面三刀。字字入情。肯甚。

此段極寫令尹信讒發怒。而將師之趣便快。心國人之同心護庇。無不見焉。筆筆與起句應也。

寫國人欲燕不燕。光景意思。如活全在兩焉字。虛宕得神。

三肅

只一種器甲不知取。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

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唐云一略。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

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鄒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卻氏。

且燕之。燕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

燕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編

管。

烽火三專

卷三六 昭公

四

兩信字首尾關目
 子猶受貨後又寫范獻取貨看其極言
 納君之難凡說兩遍前一遍就舊事說

苦也。秉把也。利稟也。○管古顏反。斤古但古且二反。
 ○正義或取一片苦或取一把稟言民不肯燒之。
 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始矯令尹之命至此國人不
 從令尹乃自燔之也。正義。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
 謂此將帥令眾之辭亦拘。
 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
 郤氏。唐云國人說之一篇之主處處帶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
 之黨。法朱批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令尹盡
 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後一遍就近事說前說他天救後說他
 民助已都回復盡情却又地轉說個吾
 亦願納以縱為擒筆筆警透
 兩層都以季氏魯君對起而側重季氏
 作收前半只就舊事虛歇後半方煞出
 難字兩層只一綫也

此篇當與子猶篇對看同一借端舊事
 彼拈宋公昭子之死作話頭此便直從
 起手時事作話頭彼以兩事對說此以
 兩事串說行文各出心裁自成一片机
 行觀此兩文可悟

前半語語為季氏出脫而曰脩曰天又
 語語誇張後半語語為季氏鋪張而曰

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此前受貨詳畧各變
 子梁宋樂祁也。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
 貞子。衛北宮喜。
 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
 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
 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入而說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有
 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
數語只是申說

弗敢宣曰如在國又語語出脫如其言直是不當納不可納并不必納耳

●夏君如在國即後支買馬駭以者衣之矣此季孫之姦也趙氏

直說魯無成較子猶從君以十回得斬截兩兩對看方見行文各有立意措辭之妙

孫執升曰君子于扈之盟不特見魯三家之橫并見晉六卿之強不特見天下之無王并見天下之無相朱此

子家論事必轉出數意此篇只是一意而凡作四五轉一轉一痛不知其是泪是墨矣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事也

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補正曰當時諸侯出奔即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說得水冷雪淡却褒獎他聲

而意如猶以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君禮事之

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歿之二子懼

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貨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

子曰天命不惰久矣惰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眾也

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

鬼神此必敗也正義曰况無鬼神乎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歿

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謫令尹進胙

祭祀也絡為一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

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謫左尹卻死也中廐尹陽令

終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謫猶弗為也今吾子殺

人以興謫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

莫不知去朝吳先代智字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天子建殺

此文是兩對格又一頭兩脚格以殺入與謫為不仁愛讒自危為不智都用雙調開合對仗分明然前半夫左尹與中廐尹單提下半無極鄆將師雙提藏奇偶于兩對之中因方為其遇圖成璧此文兼之因方為其謝雪賦

固是截對然殺入由于愛讒下半只申上半乃是一意翻作兩層說惑字起惑字止首尾回環合兩為一章法圓密極矣

得明後段論得透兩段俱以國字作開
鍵分之有小結束合之有大結束又一
創格可為知言

似對非對似復非復波致橫生有謂左
傳不當以機調求者終是亂頭粗服之
見也
唐錫周曰前人評此文直而快逸近戰
國良然但國策皆諛諧談笑之文此則
痛哭流涕之文也會當有別 朱批

連尹奢在二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

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暗帶子常愛讒在內備同人朱批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 陽氏晉陳氏幾及

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 德過吳新有君光新 疆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

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

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

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 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

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此子家料事之詞正義 謂勸公用宴禮而飲酒未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 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 子懋也十

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韓齊今行飲酒禮而子家子

乃以君出辟齊 夫人

受人如此輕薄而恬然安之真童心人
也
共飲酒也乃飲酒趁筆叙落簡捷

●是齊侯欲自安揚公之甚 趙氏
今按請使重見且齊侯在坐魯君豈得
遽出乎劉服說非是

兩乃字激射在有意無意之間前乃字
見飲酒在子家料中後乃字見君出亦
在齊侯料中蓋并宰獻亦不許其終席
也惡極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七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此亦范鞅心照者

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經丁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上縣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

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無傳

三月而無傳未同盟而赴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以名林悼公卒

頃公無傳冬葬滕悼公無傳子家子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

傳言經所以各如晉次乾侯陳氏

詩及此等為公與即為子家哭耳

其亦使逆君猶言也等入來逆君奈何不等入逆而自先到此也

●等侯待也參補注謂公先齊而後晉非謂不告補注昭公出在外于今三年豈有不使一个之理哉補注之說信矣

此篇連叙兩人兩事一正叙一原叙本是常格妙在前半單叙一人已畢中間東上落筆忽將兩人一總結斷後却另叙一人斷了更不回抱收應一字分明兩人分開兩頭而以中節作一篇樞紐也此合傳中之變格又開後人無數巧

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

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言自使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

子家所以見辱來先吃沒趣著中畧直畧二反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鄔舊音鳥戶反又音偃按

地名在周者從鳥鳥戶反在楚在鄭者音偃在晉者於庚反字林乙祛反皆從焉後傳彌牟為鄔大夫同

一於愛反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

三書

春秋三傳

昭公

叔

左編
變法門矣

春秋左傳

卷三

八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惡如字正義以直爲惡以正爲醜又烏路反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亦反立辟婢亦反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

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慙使吾君

聞勝與臧之歎也東上以爲快慙發語乃殺之夏六月晉

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

○食音異林音嗣恐非是

叙食我之殺却不詳其党和盈事而詳其初生且進而詳其所由生左氏好誕蚤爲荀告家倫一好証佐孫月峯朱批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

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

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勝而庶子不曠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一君陳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君

公一子復微也而亡二國陳也兩鄉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

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如姚子之子子貉

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歿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

三補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九

●髮之光澤可鑑也。車可鑑之髮也。類虛對切。

●宋轅文曰。旁引曲証用筆流通。朱批

此篇名語繹絡掩映千秋。

生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黥。黥之而甚美。恐反。說文作參。又作鬢。鬢髮也。

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

燕各辨典樂。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大也。林因其名伯封謂之封豕。按定四年傳封豕長蛇對舉。只作大字解。

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習篡夏。且三代之亡。共

子之廢。皆是物也。復以妹喜殷以姐已。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

廢。喜本。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

義則必有禍。尤異。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

向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釋親女子同

母。曰長叔姒生男。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姒。孫炎云

同出俱嫁事一夫。是以身之長幼言也。釋親又云。長

婦謂稚婦爲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則當以夫之

長幼。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言矣。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

爲七縣。七縣。祁祁平陵。梗陽。塗水。分羊舌氏之田以

爲三縣。銅鞮。平。司馬彌牟爲鄆大夫。大原。賈辛爲祈

陽楊氏。鄆縣。賈辛爲祈

寫家常事都活寫出一種神理來。奇妙之筆。何所不有。

●E或菴曰。叔向之母。千古絕識。前決虎母後決向妻。莫不奇中。乘盈便以乘禍起。案後以向母虎母映之。此以通宰起。案後亦以向母并夏雄等映之。章法同也。而局陳迥別。因乎勢耳。朱批

此篇極寫魏舒能舉與祁奚篇別見格調分三層讀。一層摠叙。一層抽出另叙。一層摠斷。亦常法也。妙在摠叙又有兩節。先列其事。整整十句。一筆不換。次原其意。截作三項。便筆筆換。另叙亦有兩節。一參清議。語正大。伏得義字。一借

古人語語真摯伏得忠字摠斷亦有兩節先以三項參差作對以結首段次以兩項整齊作對以結中段寓變化于常法之中神明于規矩者也

前平寫十入此詳六畧四兩謂字提頭兩舉字煞脚皆文字片段整散相制法

大夫大原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楊大夫戊魏

舒庚子梗陽在大原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

原榆次縣次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孟丙為孟大

夫大原孟縣補正今本作孟丙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邑為名猶魏壽餘邯鄲午之

等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

孫平陽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

有力於王室二十一年辛烏帥師納故舉之謂知徐

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

于六人中又抽出一首一尾一以子故一以貌故詳畧之極變者

看他自十人而六人而兩人一路由詳而略以略為詳至末以夫子語兩對收束此等結局自是左氏獨步朱杜

魏子本只問舉親成鱗却兼論舉善故以親疏一也句承上轉下然本節終以魏戊為主引詩釋詩只作推論帶說不平重也已伏結處對煞之根

為餘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

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眾而舉不以私也補正言非素識魏子謂成

鱗鱗晉大夫鱗音專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

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疏近不偏同

不偏居利思義不苛在約思純無濫有守心而無淫

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晉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

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

●度待洛切集注

上帝度文王之德音也

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帝而迷離

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心能制

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照臨四方曰明勤

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

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

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

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

祿子孫賴之也襲受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賈辛將適其縣見

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惡貌欲觀

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飲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

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讓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

而知之正義舊說云寫來何等親愛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

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阜

為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前一段極板重後一段極風趣設色如妙化工無兩鍾伯敬朱批引古中又引古格法特開後人竊用不一而足顧安得有此雋永之致耶一云惡一云少不翹想賈辛亦一貌醜人也對姓賈人恰有一賈大夫故事夫造地設音不知其有意無意矣

對收中先用制筆以義字兼十人說忠字單指一人說也後又用平筆以魏戊賈辛都抽出另說也一筆不苟然其精細

矣作哉 林本

看和之作 句在不可已下 西言字而令字整
可以已我不能射文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願
不揚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 因賈辛有
之言人不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障損 仲尼聞魏子
可無能 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 魏戊 遠不失舉 以賢 可
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 先賞王室之 詩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詩大雅 永長也言能長 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配天命 致多福者唯忠

魏子非不知足。當是撤不過大宗面情耳。將者遲疑之辭。結句便寫出他決絕來。

●二人退魏子之朝在內處。待魏子去之以難於稱人中言也。

●林西仲曰。大宗之富可知。魏戊非拙于判曲直。乃屈於勢耳。朱批

閒閒布置。絕不露一毫風色。置子後文。一一註明。又只自說自話。絕不提破本意。而自著著打動本人。諷諫之極則也。

彭樂君 朱批

或者不知誰何之辭。分明子虛無是云也。
●昨日偶有人以酒賜我二人。因飲醉而不曾晚食。今早飢甚。句解
●醜藉可諷。与初拍之詩同調。句解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于其大宗。
故是君家所饒。俞云。食指將動矣。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人。
魏子之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屬大夫。
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饋。
又云。兩字一句。凡六。叙法。絕細。俞。更命之。魏子曰。
入召之。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命坐。
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一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答曰。豈將軍食之。

隱隱躍躍。龍藉無雙。三嘆兩項用明。一項用暗。變甚活甚。

結句寫歡子不言而喻。妙絕。孫執升云。其諫也。若不知其事。其辭也。若不因其諫。進言受言。皆君子也。可為知言。朱批。

●陡收有句。更無容多着一語。句辭。屈適也。章如。

寫兩頭奔。欲與。

●高開曰。野片齊地。亂戾晉地。今在鄆。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師。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

心。亦。宜。然。屬。之。玉。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與也。

反。厭。於。鹽。於。豔。二。反。獻。子。辭。梗。陽。人。所以與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

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

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

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日潰潰散。救公。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乃魯地。故但吞末。朱批。

●汪克寬曰。昭公之孫。野井之唁。高張之唁。皆樂之唁。志吞。所以訛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朱批。

存原事已見前。故特詳尹固以為世戒也。

此等人至駭。愧此婦人矣。

可恨。公於。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言。往。事。齊。公。如。乾。侯。可憐。倘晉亦然。將奈何。為齊所軍。故復適取辱。適。晉。冀。見。恤。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入。為。禍。行。則。數。日。

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

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鄆列免。

聽子家而省馬。思于魯而駟公為困窮之極。始有一隙之明而亦殆將死矣。可憐哉。

汪克寬曰。竊疑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支。昭公居軹四年。始適亂侯。駟狻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軹。亦謬乎。脫有此支。亦非莊王使祭足勞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米批。

●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買其馬。總是自弄壞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啓服。啓服。馬名。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此馬蓋啓色而來。駟者。墜而死。墜。

也。公將為之積。為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

乃以帷裹之。禮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

於齊侯。龍輔。王名。正義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輔。盛龍節之玉函。說文。龍。龍耳。玉為龍文者。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

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

為為兒。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爾躬不聞。追恤爾後。且後生而為兒。其誣也久矣。乃黜。

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曰。

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正義。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非龍之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養也。御。養也。

此篇論龍為玉末段。只是帶說不重。然妙在一路都逐層啣接。故雖餘波而不嫌于贅也。

獻子以不生得為龍之智。蔡墨以龍不生得。由于人之不智。非謂龍之有智。二句雙提。前一段見人智則龍可御可豢。乃至可醢。此承非龍實智。說後一段見。

官業則物至官奔則物伏不唯不往得而且莫能物之此承入實不智說順提倒應兩層一綫引易處附會尤佳

參龍御龍平提分叙却仍用通串蓋法不板

●乘龍即四龍而河漢似是龍名然以文句則乘龍河漢並似是龍名然則乘龍二河漢二而各二象字似非四數謂之乘之義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颺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

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擾而

小反一音氏曰參龍。參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潏川潏夷

氏其後也潏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

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

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有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參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

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為豕韋氏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

醢醢明龍不知。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懼而遷於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朝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殃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官祿。

只說一半且作小獸捕入何故無之一問不過預控之法其實與上截一片說去非另起炉灶也 表批

宿業。蓋世業之意。

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脩。若泯棄之物乃坻。

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故有五。坻音旨。又丁禮反。又為未段伏得一筆。

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祀為

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

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火正曰

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率焉。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辱。賈逵曰。祝甚也。融明也。金正曰蓐收。而可收也。

其祀該焉。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土正曰后

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雷力救反。賈逵云。句芒祀于

故不生得。已結應了。畢忽用反掉附會。易義連片寫出許多龍字。想見文心之

功。易雖取象。斷章取義。何妨認真。必執古訓相繩。千古無奇妙文字矣。

任鈞堯 未批

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雷。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

龍不生得。棄廢也。正義曰。先儒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

水。五行相生。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

官修則神龜至。今水官廢。龍不生得。毋不修。故子不。至也。按此只作水官不修。故無水內之靈物。前說似

鑿。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在乾。乾下乾。之。易無緣有龍。若。若。若。寫

姤。與下乾上姤。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離下乾上同。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乾

離上大有。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乾下兌上。乾九五變。其夬三三。夬乾上九

春火定專 昭公 七

故不生得明對真知于龍即是暗應入實不知誰能物之明對何故無之却是暗應非龍實知回環細密之極

●范石文曰。此篇論龍為主。以下自是餘波而分合順逆詳畧奇偶一筆不苟所謂揮毫亦全力者非耶。朱此

孫執升曰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遜此典與

變。夫。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坤上坤下坤。古快反。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坤上坤下坤。

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坤上六變。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

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

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

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

金天。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其官。使重。

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世。

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

俞寧世曰讀史子論官知萬物皆備人之理讀史墨論龍見知人能盡萬物之性

趙荀鑄鼎之刑書却是范氏所為起處提清後文議論有根妙在晉國亦預點得一筆便見夫子自論晉國大體史墨方論三人本各有所頭此等提法伏

職濟成少皞之功歿皆為。此二句無提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

犁為。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

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故明言為。

社。稷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世。

諸侯。補正。賈鄭皆。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傳言蔡墨。

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

晉所取。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出功。力其鼓石為鐵。

法真細針密線。豈得以平淡而忽之。

民在鼎矣四字。較叔向弃禮徵書。更簡雋可思。

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服云鼓量名。正義解用蒙扇。非是。補正。王肅家語註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

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

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也。民是以能尊

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

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三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

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棄禮徵書。故不尊貴。正義民知罪之輕重。在乎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增加。犯罪者取驗于書。更不思上

上層論晉國却帶起宣子。下層論三人却抱上國法兩層。申固左氏章法之天凡。朱批

論三人處實主輕重詳畧抑揚。字字有法。有筆一為朝歌伏案。一為晉陽伏案。

俞寧世

●易去声。蓋輕易國法也。

三補

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

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子却仍重在晉國不侵下段話頭。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

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正義曰。始晉侯將以士穀梁益耳。將

中軍。是一易。次先克以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終陽處父以趙盾將中軍。是三易。若之何以

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前云為朝歌伏案。即蔡史墨。中行寅

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

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典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猶言

兩人共為此事。交易使亡。劉炫謂荀寅加增范氏之惡。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語欠明。其

春秋左傳

卷三

昭公

九

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鑿刑鼎本非趙鞅意

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傳

經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夏六月

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秋八月

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

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

公且徵過也當側重徵過一邊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

不唯書不書有故并先後之間都有故如此看經乃見細心
鄆在境內故以居居。乾侯晉地故各所在。見公出在外。趙氏

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正義曰不先書內有兩意一則非責公之妄以君舉必書今在鄆與乾侯皆輕畧不記似若不足可錄然一則明公過謬猶可掩以被臣逐居于外若顯書之則恥惡尤甚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

在襄十五年伏豐字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便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此篇大旨只拿定恤其所無一語然只說一回使難醒快看他將小事大陪大字小豈忘其命先自己安放一層中間以先君助執紼陪士大夫不獲數都用

抉進一步法而以慶其加陪不討其乏把舊禮做個模樣未將王吏陪晉大夫又是高一層作反激然後拈一舊字分出兩樣以豐陪省應轉開不問作取終通篇兩意相形反復推敲到底不單不无珠圓玉潤真足目斯文

以為禮也下可以徑落女盍從舊捕人靈王一層既引古又証今襯托分外有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五

三

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言不敢忘其命閒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言不敢忘其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伏豐字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輓音晚若

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無一層不得知先王禮數伏省字補正言不得備

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而不討其乏明其君自行

底其情底致取備而已以為禮也暗應恤其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

力周宿來 朱批

少卿下卿也 彫

前替他添一禮字作話頭此又替他生一舊字作話頭最是持矛刺盾秘訣兩說窮吉端國策勝場則夫人而知之矣

曹子顧 朱批

閒不開豐與省雙敲最佳

此篇為吳滅徐徐奔楚傳首尾敘事中間議論自成章法未節吳子伍員問答自為後入楚緣起不相合也然將以害吳楚于是始病呼應亦復一綫從俗無不可耳

鄭國致其情實對他悼公之喪靈王之喪在襄二我先君簡公在楚

取克備而已分外說輕我先君簡公在楚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明應大夫曰女盍從舊盍何舊有豐有省不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項且作顧兩請得妙此正當恤尚非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全無傳言夫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應年奔故二

公子犇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高與使監

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竟也養即所封之邑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五

三

特提將以害吳一筆文便句是吳不可害害吳適以自害意警而詞特圓

唐荆川 朱批

●吾作吳 秋白

諫語凡兩層前一層不當疆其難以重怒之是正說後一層億鬼神寧族姓以待其歸乃是安頓楚子中數語作轉抑揚吞吐風調極佳

●言有文采去東君

文一作久

一調凡作數轉二句凡作數層最是曲折清勁之筆 孫云三平字法宕而調逸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

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

疆使柔服焉猶思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讐以重

怒之無乃不可乎讐謂公子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

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

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此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

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耀武揚威耳 傅氏

只山水二字一作死字用一作活字用

末段敘事照應起處正是照應中間蓋已結下重怒公案播揚自此始矣孫月峯曰強聾重怒子西之言誠是然子胥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何不一言及之

一意三轉由淺而深活寫出有心識人

終不遠矣見得不消性急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而寧吾

族姓以待其歸善惡對將以害吳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

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

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愆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

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

子處之夷城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余

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肆一本作肆。釈文

即巫臣奔命之法更寫得詳明精彩百倍。前接連三轉却用三也字此接連四轉却用四之字蓋調法相應成章也未以一筆煞住神氣貫注活虎生龍。俞寧世曰精透簡當與鄭子元敗戎師篇匹敵。惟莫適任患故可用此計若遇知武子兩軍相當佐以諸侯吳反敵矣火牛車戰豈可執成法哉。朱批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補正又習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俞云此句於道。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頂。數。補。一。意。又。補。一。意。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林書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前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

上傳云不能外內此雖公之失亦外內未有可合之機耳今則季孫因名而來且願從君而歸矣荀躒且以季孫不敢逃死勸公入矣外既有助內又自來竟

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十五年盟重丘。林獻公卒于襄公定立。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冬黑肱以濫來犇。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濫力其力斃二反慮音闊或如字林傳言邾黑肱也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于邾也圍戚不日圍衛。戚取鄆不日取我鄆皆如二君之辭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難得好機會。又換一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聽一言之逐。不計終身之慙。雖欲一乘入于魯師。而終不得也。則之家之所無如何者也。故明年傳增一筆曰。不能用其人。蓋深惜其失此一好機會矣。

私之一字。便見范子之為人。文定

通篇作兩半讀。依經分傳。前半是季孫會荀躒事後。半是荀躒信公事以兩寡君使躒。句為眼目前。季孫以出後。勸昭公以入兩邊各各中。寡而一則曰。若得從君而歸。敢有異心。一則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直如冰炭之不相合。使讀者不暇責季孫之偽。而深恨昭公之駭。此下筆之有神也。

受其無咎。猶言保其無咎。

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受無咎之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歟。

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歟。雖賜以死。若弗殺。弗亡君之

四轉語。語從在其無咎而來。亦諺所云。撞壁住者。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夏四月。季孫從知伯

如乾侯。知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齊案左氏適歷之。含意如願以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晉功公以入。公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侯亦不復納公矣。殺逐以為意。如不可必有所。蓋左氏述其言。殺逐得其情也。今並存之。朱批

未會前。先寫季孫一邊。布置未暗。前亦先寫昭公一邊。情事兩截。都相準而立。而子家起于家。止下截。自為呼應。任其無咎。起于姑歸祭。止又全兩截。為呼應。章法完密極矣。

亦奈之何。猶言包得無事。我

補正受猶任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皆還不敢辟罪。君若以臣為

二轉。擡上兩項三轉。

好機會更難得。

既憂

言晉

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

孫也。言若

孫也。言若

孫也。言若

與上伏而對相映都是串通做法俞云
子家明知其偽而昭公認以為真絕可
憐也確

浦二田曰。納字。出入字。歸字。通篇作
線。晉人以猾。季以類。公以猷。从者以貳。
独子家子以忠。一一寫生。朱批

讀至此等處使人悶死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見季孫已當受禍。苟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曰寡君
明如河以自誓。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
更無商量耶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

君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不顧衆人也然已下策矣

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
全沒主張得復自在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
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

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只淡淡寫來不著一辭而多方之誤在
目結語點睛峭甚

此篇全是論斷首段單就本題說以下
將書盜作陪摠論春秋書法乃左氏自
作一首反復條暢文字非如他篇僅僅
敘述而已也

開手第一筆以結句為起句變調亦奇
●湛若水曰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數
之罪直吞其豎而得失具見。朱批
即就君子發端先虛領一遍

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

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又出又歸多方以誤之
左司馬沈尹戌吳

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
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
命卿故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夫有所名

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
止也補正傳氏讀至夫字為句言人

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昭公

三

不為利所回。不為人所欺也。為如字。

次實証一遍。得此陪証。文乃濃厚。

李應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益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公羊通濫之。出於備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朱批。

不為利回。同正。不為義疚。疚病也。見。或求名而不得。

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補正王應麟曰。求名不得。如何成欲。以與兵為名。

而宋之盟。其名不列。欲益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益君之惡。而其惡益著。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獨。

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言其尊。不畏疆。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

禦之名。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

人皆小國大。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

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

又反跌一遍。得此反跌。意乃醒透。

魏禧曰。通篇以議論斷制為體。中變。朱批。

數惡逆無礼。林本。那波本。

拋杜注。則當有逆字。再正結一遍。

又泛論春秋書法。收盡全篇。以單論起。以泛論結中間。賓主兩兩對說。章法極變極整。

稱言也。稱謂稱道之類。元由稱物知。輕重之義生。

齊豹書盜。懲肆也。若難其身。以險危大人。大。

在位。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犇走之。攻猶作。

猶赴。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謂不書。貪冒之。

趣也。民將實力焉。盡力為之。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

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按數。故曰春秋之稱。

惡無禮。言無禮者數而惡之也。尺證反林。微而顯。文微而。

稱權衡也。微而顯。義著。婉而辨。辭婉而肯別。正。

似而肯。上之人能使昭明。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應起。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轉宛轉也。羸力。果反。轉旋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日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巳。故問之。對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

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

四年十一月。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庚辰吳入郢。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

而食。補正傳氏曰：辰尾居東。庚午之日始有謫。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

一筆寫四層簡妙。

此等占驗。斷屬附會。大官家之蔽也。趙鞅欲并以已夢附會日食。乃尤蔽耳。

火勝金故弗克。讀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

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傳。公別居乾

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秋七用師徒。闕口暫反。夏吳伐越。越吳始伐越。

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

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僖十

跟前傳又添出一層斷蓋昭公出亡始未不單指一端也而公因以客死矣

吳方罷楚而治吳者已見其幾倚伏可畏如此夫

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三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十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

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

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曰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以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存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

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

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

此篇傳城成周上半篇請城成周下半篇今城成周營成周當是一頭兩脚格

首從子朝之亂叙入為城成周作引有大願矣一層且只虛領下方實說本意却又將成王陪襯委重子晉唐皇文字寫得如許清婉漢人詔令差堪彷彿諸從王命天子有命以為成命都跟首

段落重固當以天子為主也此左氏文字極有體裁處

天子曰特用重華可以知其著意處矣

陸淳曰公為旅人何忌不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重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駭絕而思自見 朱批

蝗食禾節者為之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

侯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勞告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

安定如農夫之望歲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

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為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徵文武之福以固

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當初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劉炫作崇

文德之教亦通實說自今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

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賊發賊遠屏晉之力也

重圖之下又找三句意濃而氣足自是圓潤文字然去峻潔風格則懸絕矣此世變為之左氏亦不知其所以然

高攀龍曰敬王以列單羣族咸在王城故定都成周遠子朝之惡光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 朱批

秦越之視何忍加之于君 陳氏

范獻之謀伯音之對一面承上王命一面起下諸侯蓋即以此作兩截轉樞也左文未有無中權者俞寧世曰須看出周是不得已之請晉是不得已之應周分為兩晉分為三有由然矣

喻災害。發亡侯。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

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

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

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

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曰天子有命敢不奉

承以犇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於是焉在。在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

孫執升曰敬王告晉使城成周此東周之又分也春秋書此蓋志世變云朱批

詳此揔見王事之重精神全聚王命不在訊評魏舒陸大瀛朱批

每遇工役即作此種筆法前半是尚書文字後半是周禮文字彭樂君朱批

命并收中間兩命字以重結首段也無

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魏子南面居君衛彪僂

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僂衛大夫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

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況敢干位以作大事

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

揣度厚薄勿溝洫度深曰洫物土方議遠邇物相

取土之方面量事期知事幾計徒庸知用幾慮材用

知費幾知用幾書餼糧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

一字間

昭公死失其所由子生失其國失國由子失政失政由于不慎名譽左氏引經斷案而弁迹史墨之言前後一綫其詳子家受賜反賜不敢遊君正見小物且然何況名器但天生陪貳不皆子家而偏多季氏則陵谷變形雷乾易位以世從之失當世修之勤其假之者自詒伊戚也而又何疑于客死而莫之於乎是一篇痛哭流涕文字

史墨語有兩層上截從物生說到天道都是泛論只中間世失世勤數語切說

當城尺丈屬之欲反書以授師師諸侯而效諸劉

子屬役屬所役人數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于家子

雙琥琥玉器正義一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

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

道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不覺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

其意未透。故復申說一遍。季友之生。順承世修其勤。文公之薨。劍承世從其失。然兩意不平。只重魯君世失一邊。故另以為君不可不慎。作歸結。却又推開泛論。不惟斷昭公。并為萬世之為昭公者。下針砭也。參看師曠論出君篇。可以觀作者筆意之變矣。

文中三失字。九君字。乃一篇之眼目也。

此論季氏。可與晏子論陳參。玩章法。凡四段。康海。

引詩易。復極鬆快可喜。

孫執升曰。史墨之言近誣。且以獎好。趙簡子之于晉。猶季之于魯也。不陳天澤。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

行。謂有體有左右。各有妃耦。此句承上起下。

陪貳說。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

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

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高下

有變。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

之大義。乃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又何怪三晉其廢其君。為家人而分其地乎。

朱批

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谷成季友桓之季

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十人之

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

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交。世增其

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

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

汪克寬曰。史墨專責昭公。畧無一語責意。如古師曠之論衛獻者。無異且慎器与名。只可責魯之先君。非所以責昭公也。朱批

右

結出本論行文之妙如更上一層樓也

●王之渙鶴雀接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秋左傳

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入器車服名

號爵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終

